

至誠山人叢書

大學鄭注講疏

著者捐

惕生



恭錄三民主義

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曰：「我們舊有的道德，應該恢復以外，還有固有的智能，也應該恢復起來。我們自被滿清征服了以後，四萬萬人睡覺，不但是道德睡了覺，連智識也睡了覺。我們今天要恢復民族精神，不但是喚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智識也應該喚醒他。中國有甚麼固有的智識呢？就人生對於國家的觀念，中國古時有很好的政治哲學。我們以為歐美的國家，近來很進步。但是說到他們的新文化，還不如我們政治哲學的完全。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的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從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甚麼政治哲學家都沒有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國政治哲學的智識中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這種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的道理，本屬於道德的範圍。今天要把他放在智識範圍內來講，才是適當。我

們祖宗對於這些道德上的功夫，從前雖然是做過了的。但是自失了民族精神之後，這些智識的精神，當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讀書，雖然常用那一段話做口頭禪。但是多是習而不察，不求甚解，莫明其妙的。正心誠意的學問是內治的功夫，是很難講的。從前宋儒是最講究這些功夫的，讀他們的書，便可以知道他們做到了甚麼地步。但是說到脩身齊家治國那些外脩的功夫，恐怕我們現在還沒有做到。專就外表來說，所謂脩身齊家治國，中國人近幾百年來，都做不到。所以對於本國，便不能自治。外國人看見中國人不能治國，便要來共管。我們爲甚麼不能治中國呢？外國人從甚麼地方可以看出來呢？依我個人的眼光看，外國人從齊家一方面，或者把中國家庭看不清楚。但是從修身一方面來看，我們中國人對於這些功夫，是很缺乏的。中國人一舉一動，都欠檢點。祇要和中國人來往過一次，便看得很清楚。外國人對於中國的印象，除非是在中國住過了二三十年的外國人，或者是極大的哲學家像羅素那一樣的人，有很大的眼光。一到中國來，便可以看出中國的文化超過於歐美，才讚美中國。普通外國人總說中國人沒有教化，是很野蠻的。推求這個原因，就是大家對於修身

的功夫太缺乏。大者勿論，即一舉一動，極尋常的功夫，都不講究。譬如中國人初到美國時候，美國人本來是平等看待，沒有甚麼中美人的分別。後來美國大旅館都不准中國人住，大酒店都不許中國人去喫飯。這就是由於中國人沒有自修的功夫。我有一次在船上，和一個美國船主談話。他說有一位中國公使，前一次也坐這個船，在船上到處噴涕吐痰。在這個貴重的地氈上吐痰，真是可厭。我便問他，你當時有甚麼辦法呢？他說我想到無法，祇好當他的面，用我自己的絲巾，把地氈上的痰，擦乾淨便了。當我擦的時候，他還是不經意的樣子。像那位公使在那樣貴重的地氈上都吐痰，普通中國人大都如此。由此一端，便可見中國人舉動缺乏自脩的功夫。孔子從前說席不正不坐，由此便可見他平時脩身，雖一坐立之微，亦很講究的。到了宋儒時代，他們正心誠意和脩身的功夫，更爲謹嚴。現在中國人便不講究了。爲甚麼外國的大酒店，都不許中國人去喫飯呢？有人說有一次，一個外國大酒店，當會食的時候，男男女女非常熱鬧，非常文雅，躋躋一堂，各樂其樂。忽然有一個中國人放起屁來，於是周堂的外國人譁然闕散。由此店主便把那位中國人逐出店外。從此以後，外國大酒店就不

許中國人去喫飯了。又有一次，上海有一位大商家，請外國人來宴會，他也忽然在席上放起屁來，弄到外國人的臉都變紅了。他不但不能檢點，反站起來大拍衫褲，且對外國人說，嗌士巧士咪。這種舉動，真是野蠻陋劣之極。而中國之文化學子，亦常有此鄙陋行爲，實在難解。或謂有氣必放，放而要響，是有益衛生。此更爲惡劣之謬見，望國人切當戒之，以爲脩身的第一步功夫。此外中國人每愛留長指甲，長到一寸多長，都不剪去。常以爲要這樣，便是很文雅。法國人也有留指甲的習慣，不過法國人留長指甲，祇長到一兩分，他們以爲要這樣，便可表示自己是不做蠱工的人。中國人留長指甲，也許有這個意思。如果人人都不做蠱工，便和我們國民黨尊重勞工的原理相違背了。再者，中國人牙齒是常常很黃黑的，總不去洗刷乾淨，也是自脩上的一個大缺點。像吐痰，放屁，留指甲，不洗牙齒，都是脩身上尋常的工夫，中國人都不檢點。所以我們雖然有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智識，外國人一遇見了，便以爲很野蠻，便不情願過細來攷察我們的智識。外國人一看到中國，便能夠知道中國的文明，除非是大哲學家像羅素一樣的人，才能見到。否則便要在中國多住幾十年，方可知道中國幾千

年的舊文化。假如大家把脩身的工夫做得很有條理，誠中形外。雖至舉動之微，亦能注意。遇到外國人，不以鄙陋行爲而侵犯人家的自由。外國人一定是很尊重的。所以今天講到修身，諸位新青年便應該學外國人的新文化。祇要先能夠修身，便可來講齊家治國。現在各國的政治都進步了，祇有中國是退步。何以中國要退步呢？就是因爲受外國政治經濟的壓迫。推究根本原因，還是由於中國人不修身。不知道中國從前講修身，推到正心誠意格物致知，這個很精密的智識，是一貫的道理。像這樣很精密的智識。和一貫的道理，都是中國所固有的。我們現在要能夠齊家治國，不受外國的壓迫。根本上便要從修身起，把中國固有智識一貫的道理，先恢復起來。然後我們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復。

民族第六講

自序

中庸所

大學一書、主導學問。中庸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以教化樹立政治之丕基、澈底陶鎔國民、同止至善。用歸納式之方法、組成全書。然自收入小戴禮記以來、殆未有單行本。自宋仁宗天聖八年、始以大學篇、賜新第進士王拱辰等。先是天聖五年、早以中庸篇、賜進士王堯臣等矣。爾後趙氏諸主、常以賜新第、或命進講、不出戴記中之大學、中庸、儒行、經解、學記、王制等篇。及朱子表章四書、歷元明清三朝、而大學遂爲科舉干祿之第一書。最近總理孫中山先生極推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段文字、以爲「外國任何政治哲學家、尙未見到此種妙論。」且諄諄告誡「中國欲強、須人人從脩身做起。」此真千古之獨見、足以詔告於無窮者也。夫大學一語、猶今言大學校也。集中天下之人材於中央、明訓「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終極之鵠的、在治國平天下、豈不偉乎大哉！

嘗考五帝之國學、名曰成均、至虞又名曰庠。夏國學名曰序、殷國學名曰瞽宗、周人脩

而兼用之、國學之名五。天子祀先聖先師、出師受成、是謂承師問道之中學、又謂之大學、又謂之璧廱。此五學中之尊、學者不得居焉。天子養國老于學、是上親貴仁之東學、又謂之東膠、又因夏學之名、謂之東序、學干戈羽籥者居之。天子祀先賢于學、是謂上仁貴德之西學、又謂之西廱、又因殷學之名、謂之瞽宗、學禮者居之。天子視學、太子入學以齒、是謂上齒貴信之南學、又因五帝學之名、謂之成均、大司樂教樂德樂語樂舞者居之。天子上貴尊爵、其所入者北學、因虞學之名、謂之上庠、典書詔書者居之。黃以禮通此五帝三代大學因革之略也。故陸德明經典釋文云：『大舊音泰。』是大學之即太學者、猶今言最高學府也。然大學一書之作後矣。蓋戰國之世、孔門七十子之徒所記也。不言大學之制而言其義。惟深諦原文、則集中天下人才於中央、用歸納式之網羅後父、以造成中央最高之權威、甚明白也。自朱子荒天下之大唐、妄解『大學者大人之學也。』以國家之弘規鉅制、而誤爲措大之干祿希聖。此其謬妄一也。又妄解『格物者窮天下萬事萬物之理也。』以招徠天下之賢豪、而誤爲學子佔畢之呻吟。此其謬妄二也。自王陽明已反對朱子改本大學、而主張用古本大學、然陽明實亦未

甚深解。其主張用古本大學則是、而解格物一語、則何異以五十步笑百步哉？

今恢復古本大學、則大學之制既明、而大學一書亦自易解。僅有格物一解不明、則大學全書不明耳。鄭注訓「格、來也。」原據爾雅釋言、確不可易。放勳曰：「勞之來之。」故孔子告葉公曰：「政在說近而來遠。」韓非子難三篇論語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證以禮記緇衣曰：「夫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益昭若發蒙。蓋格遜對文、格來而遜去也。是故格物者、來物也。大學原文於未說格物之前、即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又於既說格物之後、一則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再則曰「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以此三文環證之、則知物有本末、先本後末。修身爲本、德者本也。是以物之本者、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也。物之末者、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也。抑且物有該本末而言者、有先其本而言者。皆大學原有之義也。今更爲分釋之。

夫物者、大共名也。包有一切、原爲絕對無限制之名詞也。第古人有以人與物對稱者、有以道與物對稱者、有以我與物對稱者、有以己與物對稱者、則俱爲相對有限制之名詞矣。其以人與物對稱者、物中不得有人也。如云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也。其以道與物對稱、以我或己與物對稱、則物中有人、甚至專以物爲代表人而言矣。一部易經所稱之物、大抵指國家社會而言。莊生有外物篇、呂覽改稱曰必己篇、而其物則龍逢、比干、箕子、惡來、桀紂、伍員、萇弘、孝己、曾子也。故齊景公不爲絕物、以物自指也。叔向母痛斥尤物、以物指女也。後世恆言曰物望者、人望也。曰物論曰物議者、輿論民議也。乃至曰容物曰接物曰俗物曰英物曰老物、何莫非指人而言。此皆可證大學物該本末之一義者也。

復次、太古政府設官、或以龍紀、或以水紀、或以火紀、或以雲紀、或以鳥紀、皆物也。故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周書有文王官人篇、而管子乃竟稱曰官物矣。形勢解魏劉劭撰人物志一書、以明古官人術、其言曰「人物之本、出乎性情。」又曰「人物之妙理、不可得而窮。」又曰「講名成目、則以爲人物。」又曰

「草之精秀者爲英、獸之特長者爲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是知人也而稱之曰物者，以其爲英雄聖賢豪傑有名目之人也。古者正名爲政之術在是。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物貴有德，自古而然。故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惟能成物者，天下之至智也。此皆可證大學物先其本之一義者也。

總之，大學明云：「物有本末，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先之時義大矣哉！司馬遷曰：「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史記貨殖傳况乎大

學欲明明德於天下，德不孤，必有鄰。書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安得不推極於格物。稽之周官，則大學之教師，使有道有德者教焉。大學之弟子，皆已受鄉三物六德六行六藝之教者。非天下之先知先覺者，卽天下之後知後覺者。何一而非天下之人物哉！是以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而首先在格物者，來天下之人物也。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貴義篇抑吾聞周公謂伯禽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不察不聞，卽物少至，少至則淺。淺者，賤人之道也。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于天下不賤矣。然吾執贄而見者十人，

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僅得三士焉。

參據荀子堯問篇尚書大傳及通鑑外紀

由此言之。則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其事亦至明矣。大學本

以養天下之士。以天下人之耳目爲耳目。以天下人之心思爲心思。有充足之智力。而後有誠確之意力。於是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非格物之謂乎。此格物一解無不明。而大學全書亦無不明矣。然鄭注云『知於善深。則來善物。知於惡深。則來惡物。』是則物格而後知至。當云知至而後物格。倒因爲果。顯有不諦。宋明以來。異解紛如。清儒全祖常徐養原皆謂釋格物之義者有七十二家。謝江則謂有七十三家。蓋連鄭注計之。令末學窮老絕氣。不能辨其異同。第觀程子謂『一草一木。亦所當格。』王陽明格窗前竹子七日而病。甚有謂格物之格。當讀格殺勿論之格者。真皆荒天下之大唐。於古之學制政情。何嘗有絲毫夢見哉。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宜乎宋以後之國力。日益不振矣。余書旣因古本大學。周秦人文字。變化無常。爲講習之便利。強分八章。一曰大道。二曰格物。三曰致知。四曰誠意。五曰正心。六曰脩身。七曰齊家。八曰治國。而平天下章則無有也。蓋平天下者。欲明明德於

天下之變詞也。今世界各國大學，欲發揚本國文明，皆收容外國學生，獨不能即以本國人統治之。畢竟古今一致，重在民族國家，而尚輕在人類天下也。余於格物一解，剖而白之，發千載之蒙，見古之爲政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得人而治，則乘物以遊心，物而不物於物。自大學造士而已，肇其端矣。尙有誠意章所包獨富，明德親民，止至善皆在其中。物皆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中庸鄭注曰：『由明德而有至誠，是賢人學以知之事也。』故大學卽是自明誠謂之教，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而誠意亦爲萬事之根株。故知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此謂知本。知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亦謂知本也。爾餘諸章，無煩覲繹，讀吾書者自能得之。中山先生嘗謂『吾民族久已失去固有之精神。』茲闡彰古義，俾固有之精神晦而復明，世有達者，得吾說而存之，庶幾迅速恢復吾民族固有之精神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武進顧惕生自識於南京女子法政講習所

附錄

閻若璩潛邱集曰：大學一書，朱子獨謂文成於曾氏門人之手，余未敢以爲然也。何也？朱子意不過見誠意章有曾子曰三字，以古弟子於師，方稱子，如論語於有子、曾子實然者，不知禮記四十九篇稱曾子者一百一，爲曾申、餘俱曾參。析而數之，檀弓二篇、曾子四十三、雜記二篇、曾子五、曾子問、曾子四十、祭義、曾子八，可見曾子爲記禮者之通稱也。若又以大學止一引曾子曰，與他屢引者不同，試問禮器亦止一引曾子曰：「周禮其猶醯醢與？」內則亦止一引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云云。豈此二篇亦曾氏門人作乎？不甯惟是，孟子七篇，軻所自著，聖門高弟若顏淵，或名之、或字之、或子之，不似純稱曾子者二十二，益驗其爲通稱。班固謂記百三十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則知大學出於七十子之後，必矣。若以爲曾子門人記者，吾無徵焉。

汪中述學曰：大學其文平正無疵，與坊記表記緇衣伯仲，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於孔氏爲支流餘裔，師師相傳，不言出自曾子。視曾子問、曾子立事諸篇，非其倫也。宋世禪

誰解人生皆是

切

槐南畔且留

學盛行士君子入之既深遂以被諸孔子是故求之經典惟大學之格物致知可與傳

合而未能暢其旨也一以為誤一以為缺舉平日之所心得者著之于書以為本義固義

然然後欲俯則俯欲仰則仰而莫之違矣習非勝是一國皆狂即有特識之士發寤於固

心止於更定其文以與之爭則亦不思之過也而莫章典書知可獲子

謹案閻氏汪氏皆近代經師其糾正宋儒紕繆至允當矣余更進而明大學一書乃周

末儒者說五帝三代建立大學校之教義愈見近情不落空談裨益民德豈有量哉顧

惕生再識錢五帝之五始荒絕愈見近情益裨民

上第碧落三千丈

下視中華二百城

顧老先生

一代帝業

鐵馬金戈護國來三千犀甲上蓬萊

於今椽筆凌雲漢輔轍人間大雅才(其二)

茫茫大陸起風雲赫濯聲靈革命軍

四億之民兵二億迴天偉業待吾輩(其二)

有持纓

進

松鬚鬚鬚

其甚切至于

吾群其二命雅才二不落空談

脫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大學鄭注講疏附錄

吾群

二

老夫耄矣

周初魯公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跡也。』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此事見於史記治魯世家說苑政理篇。然霸治卽今世之所謂法治主義也。王治卽今世之所謂德治主義也。包有古今東西政化之二大綱。孔子脩周公之篇籍。然孔子中和故其告哀公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已兼攝而調和之矣。余撰大學鄭注講疏自序。旣引周公告伯禽語以申格物之義。又檢太公六韜。文王在岐周召太公曰『爭權於天下者何先？』太公曰『先人人與地稱則萬物備矣。』文王曰『善。』於是文王所就而見者六人所求而見者七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此亦可證周公所爲吐哺握髮以見天下士者。原以父作子述也。自宋儒解格物爲窮理改親民作新民而在上者予智自雄國事不堪聞矣。嗚呼！學術之禍人家國有如此者可不慎哉！（筆記一則）